

# 凌叔华与林徽因夺宝记



林徽因



凌叔华

## 徐志摩为何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

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徐志摩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稿，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日记》。根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另外还有一本为《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

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 被开过的“八宝箱”重回徐志摩手中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急骤升温。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给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给他的，才算物归原主”之句。但卜之琳却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长文，认为凌叔华的很多说法都是一笔糊涂账。

而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紧要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总之，“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来“八宝箱”又在凌叔华的手中那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

## “八宝箱”经胡适转交给林徽因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志摩整理出书纪念。……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给林徽因。

1931年12月6日，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

华，她想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林徽因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

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说：“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林徽因把这字条交给胡适看了。而当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

## 胡适帮林徽因索要《康桥日记》

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然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128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

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我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册半册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绝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

胡适的话委婉而有力，凌叔华接信后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胡适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记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来源：文汇报

# 钱钟书为什么不愿提鲁迅

## 钱钟书刻意避谈鲁迅

鲁迅和钱钟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和他发生关系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钟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钟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钟书看不起他们。

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钟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钟书《小说琐记》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钟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

## 钱氏父子批周氏兄弟

钱钟书不愿意提鲁迅，不等于他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钟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钟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钟书有一段提到：“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

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为。……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人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语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一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广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

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钟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钟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如果确定了这一事实，对理解钱钟书很有帮助。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威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溢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鸚鵡之学舌，托于象鼻，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威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 钱钟书与鲁迅结怨与杨绛有关

钱钟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钱、杨相识恰好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虐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一字没有提及鲁迅，只说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水，成了一条‘落水狗’。”这种行文的风格极似钱钟书，无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坛话语中尽显，提到了“落水狗”，还有想不到鲁迅的吗？但就是不提这个名字。

钱钟书在小说《猫》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一般认为，《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这个陆伯麟，钱钟书在小说中描写道：“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

1956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性格，曾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都能找到。钱钟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杨绛也和钱钟书持同样的看法。钱钟书的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这也反映出钱钟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曲意求同。”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他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钟书对鲁迅的态度。

文章摘自《反思民国知识分子：靠不住的历史》

## 脑瘫儿成了学习榜样

“明明由于是早产、缺氧，一生下来就进了ICU室，还上了高压氧”。明明两岁时还不会走路，连站都得扶着，经医院确诊为脑瘫。

06年8月份，明明开始联合使用LN、BDNF、GM，在服用到3个月时，明明的腿有劲了，在旁人的搀扶下能走几步了，08年9月份，明明基本上能自己走路了，还顺利地入了幼儿园，上学期还

被评为“爱学习宝宝”呢。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脑瘫患者大脑神经元的修复和再生是需要LN、BDNF、GM等多种神经修复物质共同作用完成。其中，层粘蛋白(LN)能提高神经细胞的生长速度、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可以激活睡眠的神经细胞，而神经节苷脂(GM)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联合使用LN、BDNF、GM可数倍提高

修复受损的神经元速度，促进大脑的二次发育，重新构建新的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对肢体的支配功能。

咨询热线：  
025-83603076；  
0516-80982655；  
0510-81935316；  
0512-61250731；  
0519-81868635；  
0513-89907753；  
0514-82066187

## 中晚期肿瘤患者有救了!

医学界公认：肿瘤是基因病，是基因(DNA)突变逐渐积累所致，因此从DNA入手是治疗肿瘤的关键。

由素有“东方基因摇篮”之称的中科院陕西分院(世界首例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元元”和“阳阳”的诞生地)研制，科学院制药厂生产的基英肽，是经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能够直接斩断肿瘤细胞的DNA链，杀死肿瘤细胞的基因抗肿

瘤药物。基英肽浓度高，液体剂型易吸收、作用快，特别适用中晚期患肿瘤者。

经国内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基英肽对肿瘤患者的乏力、失眠、发热等症状一般用药一周左右能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服用半个月后，疼痛开始减轻，腹水积液减少得到控制，服用两个疗程左右，大部分患者肿瘤标志物下降，肿瘤块开始缩小……基英肽因疗效显著，使用安

全已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为“甲类OTC”并在药盒上标注：本品可斩断肿瘤细胞的DNA链，使之凋亡的抗肿瘤药物，基英肽自上市以来已帮助众多的肿瘤患者走出了“绝症”的阴影。电话：025-83946955  
0510-85747576  
0512-65162362  
0513-85976856  
0516-81878920  
0519-86415769